

女赌枭

雪米莉



三环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丁兰——一个从小就在赌场上鬼混，耳闻目渲，对赌博有着天生的才能和浓厚的兴趣。在她丈夫身陷囹圄之际，席卷了丈夫的全部财产跑到新加坡。凭借着她的美貌，财力和赌技，收集了一批亡命之徒，控制了一些黑社会较有势力的人物，成了新加坡屈指可数的女赌枭。

丈夫出狱后，矢志要找到当年背弃他的女人，组织了志同道合的“七血盟”。发誓要夺回被丁兰席卷的财产，追踪到新加坡，双方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拼斗……

本书写得生动曲折，悬念迭成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目 录

一	赌场尤物	1
二	将计就计	18
三	惊人消息	32
四	亲自出马	50
五	争风吃醋	67
六	移花接木	85
七	风声鹤唳	103
八	一场豪赌	119
九	七血盟之秘	140
十	枉杀无辜	158
十一	郊外惊魂	176
十二	后会有期	199

一、赌场尤物

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豪赌，不仅赌具特别，而且赌注大得惊人，一方赌的是所有全部产业，一方则是把生命孤注一掷！

他们所用的赌具，真可说是别出新裁，由三十二名青春的健美的女郎，一半穿红色，一半穿绿色的“比基尼”泳装。她们每人胸前和背后，分别挂着“帅”“将”“士”“相”“车”“马”“炮”“兵”“卒”两块大小木牌，恰好是一付活动象棋。

富丽的豪华大厅里，地板上画了个巨大的棋盘，三十二名女郎各就各位，以“楚河”“汉界”对垒，已然布开了阵势。

棋盘两端的底线中央，各置一个像排球赛担任裁判坐的高凳，以便对奕的人坐在上面，居高临下，对全局一目了然，用一根细长的竹杆调兵遣将。

对奕的双方，一个是脑满肠肥的大腹贾，年纪大约四十开外，头顶已然见秃，他便是东南亚一带，赫赫有名的大赌徒，外号叫“金臂人”的侯建元。

他的对手则是五十来岁的瘦高中年，令人一看就知道这家伙是个善用心计的人物，他叫吴宗棠，就是这个“神秘

俱乐部”的主持人。

侯建元刚到新加坡，消息就让吴宗棠知道了，于是，当天的晚上，一张请柬到了“金臂人”的手里。

他当然明白，吴宗棠是控制整个新加坡秘密赌场的人物，此举是含有威胁和警告的用意，怕他大显身手，捞上一票，但侯建元不甘示弱，他毅然准时赴约了。

侯建元按照请柬上的地址，来到一幢华丽的巨宅，便由吴宗棠手下一个叫安玛丽的女郎，带他前往“神秘俱乐部”。

双方见了面，吴宗棠开门见山地提出警告，强迫侯建元立即离开新加坡，但却未被“金臂人”接受，彼此各不示弱，于是决定在赌技上见高低，看看究竟鹿死谁手？

吴宗棠盛怒之下，以他在新加坡的全部产业，决定孤注一掷。侯建元的财力自然不及对方雄厚，因此他毅然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，如果输给了对方，他就任凭宰割！

但吴宗棠善用心计，他知道“金臂人”精通各种赌技而且手法高明，倘若不是有必胜的把握，绝对不敢以自己的生命作孤注一掷。所以他出了一个主意，征得侯建元的同意，双方不用一般的赌具，而以“活动象棋”，对奕一局判定胜负。

因为彼此都是职业赌徒，任何赌具均可能暗做手脚，只有这种赌法，才能各凭本事，以真本领取胜。尤其在场观战的，尚几位黑社会中叫得响的人物，替双方作公证人哩！

棋局一开始，吴宗棠持的红“棋”就节节进攻，发动了猛烈的攻势。侯建元的绿“棋”则采取严守，步步为营，使对方的攻势虽猛，却无法长驱直入。

一攻一守，双方都全神贯注在棋盘上，聚精会神地运筹帷幄着……

从他们的神情上可以看出，吴宗棠是求胜心切，志在必得，因为这一盘棋的胜负关系太大，万一败在对方手下，他不仅将毕生的心血拱手让人，从此在新加坡也将没有他立足之地了。

而侯建元却是在以生命为赌注，他这次来新加坡，原只打算捞一票就走的。没想到吴宗棠不愿利益外溢，才迫使他不得不孤注一掷，当晚，他是有恃无恐，始敢接受对方的挑战，否则那会跟自己过不去？

这一点实出吴宗棠的意料之外，想不到“金臂人”这职业赌徒，不但精通各种赌技，对此道的棋力也不弱哩！

战况已渐趋紧张，到了短兵相接的局面，双方由落子如飞，变成了每走一步棋，都小心翼翼地，必需经过慎重的深思深考，才敢决定进退。

吴宗棠的脸上，已渐渐流露出焦灼不安的神色，每当轮到他走的时候，便显得有些举棋不定起来。

侯建元仍然是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这时候从情势上可以看出，他虽然比对方多损失了一个“马”，“车”也只剩下了

一人，但他却已开始反守为攻，以“车”“马”和双“炮”并肩作战，大有直逼城下之势。

吴宗棠一上来就用了当头炮，接着是双炮进攻，出手相当的狠，结果他的双炮，硬拼掉了对方的一车一马。现在他以双车双马攻入敌阵，横冲直闯地展开厮杀，把侯建元的五个“卒”扫了四个，而且向右翼一再猛攻，吃掉了对方的一个“象”守为攻，顿使他的手足失措，仓惶无法应变起来。

一看情势不妙，吴宗棠赶紧调回右边的“车”企图切断对方的马后炮。但侯建元却是声东击西，他那马后炮根本是虚张声势，主力竟是左翼的“车”和“炮”。

现在轮到他走棋了，只见他胸有成竹地，把手持的细长竹杆一指说：“吴宗棠不能落“象”吃“车”，只有下“士”，可是他这时才看出对方的目的，是想抽“车”将，硬吃他一个“车”。

他的棋力已不及对方，再要损失一个“车”，这盘棋岂不是输定了？

在场作壁上观的几个黑道人物，早已看出侯建元棋高一着，不禁暗替吴宗棠捏了把冷汗。但他却从容不迫，暗向背着红“车”木牌的女郎施了个眼色，然后不慌不忙地落下了“士”。

侯建元不禁暗喜，又把竹杆一指说：“车七退四，将！……”

他本来打算把“车”提起，用底“炮”再将，便可以抽吃掉对方拐住绿“马”腿的那个红“车”。可是等那背着绿“车”的女郎，走到他指定的地位时，再仔细一看，不料那只红“车”竟然变成在绿“马”的后面了。

这一来，被他自己的“马”挡住，他怎能抽吃对方的“车”呢？

“噢？”侯建元大为惊诧地叫了起来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个‘车’明明在‘马’的前面，怎么跑到后面去了？”

吴宗棠把脸一沉，嘿然冷笑说：“姓侯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我叫车跑到后面去的不成！”

侯建元不甘示弱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这步棋我看得清清楚楚，要不是可以抽‘车’将，我何必走这一步？我们请这几位朋友说句公道话，刚才那个红‘车’呵，发究竟在什么地方？”

吴宗棠狞声说：“好吧！你们各位说句公道话，我的‘车’刚才是在那里？”

在场观战的这几个人虽然都是新加坡黑社会中叫得响的人物，但他们远不及吴宗棠的财大势大，谁敢挺身主持正义，得罪这位大爷？

何况侯建元不过是个职业赌徒，他们才犯不着为他，而跟吴宗棠结下仇恨哩！

念此，他们异口同声地指证：“红‘车’本来就是在那里

的嘛！”

侯建元明知自己孤掌难鸣，但这一步棋，实在是胜败的关键，他岂能吃这个哑吧亏？顿时忍无可忍，勃然大怒说：

“你们这班附炎趋势的家伙，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，明明‘车’是在‘马’的前面，居然他妈的……”

其中一名大汉，霍地从沙发上跟了起来，怒声说：“老兄，请你嘴放干净些，这时是吴大爷的地方，可容不得你放肆！”

侯建元气得把眼一瞪，破口大骂：“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！老子走遍了东南亚各地，还没怕过谁来！”

那大汉嘿然冷笑说：“今天可让你长个见识啦！”

侯建元再忍不住了，突然把手向怀里一伸，但他的枪犹未拔出，身后已“噗噗！”两响，不知是谁以套上灭音器的手枪，向他发了冷枪。

“啊！……”他惨叫了一声，双目怒睁，咬牙切齿地恨声说：“你们好狠……话犹未了，他的身子一顿，便从高凳上栽了下来！”

大厅里，起了一片狂笑……

第二天的晚上，一个甫抵新加坡的年青游客，找到门路以一百新加坡元的代价，换得一张名片，按照名片上指定的地点，来到了一幢华丽的巨宅。

这位年青英俊的绅士，照着指定的暗号，门铃按了一长

两短。片刻后，旁边的侧门便开了，出现个粗犷的大汉，向他打量了一眼，问：“找谁？”

年青绅士把名片交给他，一言不发。

大汉把名片接在手里，仔细看了一阵，才点点头，让他进去，随即把门关上。

由那大汉领着，穿过大花园，来到巨宅的大客厅，只见里面一片暗淡的灯光，四面窗门均以深红色的厚窗帘遮蔽着，以免春光外泄。

厅内各处都充满了男女的嘻笑声，从幽暗的灯光下，可以看见一堆堆的人，分坐在周围，却无法看清每个人的面貌，以及他们的神情。

年青绅士被领到一张小方桌前坐下，使他觉得这种烟雾缭绕在气氛中，充满了神秘和色情的意味。

就在他刚坐定不久，电唱机里播出了一阵紧促的鼓声，接着响起了疯狂的音乐。于是，一道水银灯的强光，从大厅的一处角落，照射到楼梯旁的一个房门口。

布幔掀处，走出个身材诱人，混身曲线毕露，形同赤裸的金发女郎。

灯光跟着她射到大厅中央，在疯狂的鼓声和音乐中，她全身剧烈地抖动起来，仿佛每一个细胞都在跳动，使周围的肌肉不住地抖着，而且动作愈来愈快，尤其双峰抖起乳浪，令人看得神魂荡然！

顿时，口哨和叫嚣四起，使她抖得更起劲了。同时更以狂野的动作，配合她这种疯狂的颤抖，把腰部和小腹以下，摇摆挺动得更厉害了。

她极尽挑逗之能事，以放浪形骸的舞姿，抖动着的赤裸的双峰，扭动着纤腰，摇摆着丰臀，挺动着圆浑的小腹……

年青绅士正看得血液沸腾，混身发热，不由地掏出了香烟来，刚叨了一支在嘴上，忽见一只打火机递过来，“噫！”地一声，掣着了。

他一禁一怔，忙凑上火焰，把香烟点着了，说声：“谢谢……”侧过脸来一看，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，身旁已坐了个艳丽动人的少妇，打火机就是她递过来的！

他不由地更是一怔，神情有些尴尬起来。

但少妇却是落落大方，嫣然一笑说：“我叫安玛丽，请问贵姓？”

“原来是安小姐，”年青绅士说：“我叫姚大卫……”

“姚先生一个人？”安玛丽笑问，她说话的声音很富于磁性，非常悦耳动听。

姚大卫只微微点了下头，却以贪婪眼光，盯着她那低敞而露出一道深深乳沟的领口，仿佛被那袒露的部份所吸引，觉得比看金发女郎的表演还过瘾哩！

安玛丽的脸上一红，故意用手拉了拉领口，斜他一眼说：

“姚先生，你难道不看表演，却反而老盯着我看？”

姚大卫强自一笑说：“你比她更动人嘛！……”

安玛丽掩嘴一笑，忽问：“你是不是觉得她的表演，不合你的胃口？”

姚大卫笑笑说：“她很卖劲，但我总觉得这种表演，都是千篇一律的，看多了有点腻味，不够新奇，也不够刺激……”

“你想看更刺激的？”安玛丽问。

姚大卫点了点头说：“当然！今晚我是专诚想找个地方消遣的，听介绍的人说得天花乱坠，我才花一百元的代价来这里，结果却不过如此。假如能看到比较新鲜的表演，我愿意付更高的代价……”

安玛丽犹豫了一下，始说：“不瞒你说，我就是这里的主持人！”

“哦？”姚大卫颇觉意外，尴尬地说：“失敬失敬，真对不起，我以为你也是来看表演，恕我刚才的胡乱批评……”

安玛丽笑笑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也很希望知道，观众对这里的表演感觉如何，否则我们怎么能力求改进？我看这样吧，既然你不满意，为了补偿你的损失，和谢谢你的直言，我不要你另外再花任何代价，带你到别处去看最精采的表演，如何？”

“真的吗？”姚大卫大为兴奋。

安玛丽又笑了笑说：“正好我要去那里有点事，我们现

在就去吧！”

姚大卫不禁暗喜，于是，尽管那金发女郎的表演达到了最高潮，他也无暇再看，便跟着安玛丽起身离座，相偕悄然走出了大厅。

她有自备轿车，自己亲自驾驶，载着姚大卫风驰而去。

在途中，姚大卫忽问：“我们去那里？”

安玛丽神秘地一笑说：“反正我不会带你去卖掉的，到了地方你就知道，何必多问！”

姚大卫只好笑笑，保持缄默了。

安玛丽的驾驶技术很高明，而且是个快车能手，由于车子开得太快，以致在急转弯时，车身一倾，姚大卫的整个上身，便不由自主地倒向了她身上。

一阵阵的高级香水气味，随风沁入了他的心肺，使他不禁霍然心动。于是在又一个急转弯时，他便故意全身一倾，倒向了她身上，存心使自己的手，好像无意地触及了她挺实的双峰，试探着她的反应。

不料她竟若无其事，吃吃地笑着说：“下次你再坐我的车，一定得替你系上安全带啦！”

“那倒用不着，”姚大卫说：“只要你不表演飞车，我就可以座稳了……”

他只顾说话，却忘了把故意按住在胸前的手收回。

安玛丽在手背上轻轻一拍，笑着说：“你要坐不稳，可以扶住车门，可别扶错了地方呀！”

姚大卫这才忙把手收回，窘然说了声：“对不起……”

玛丽又吃吃地笑了起来，笑声中，她突然一个紧急煞车，原来已驶到了目的地。

车子停住了近郊的一座豪华别墅门口，她把喇叭连接了几下，便见铁栅的大门向两边分开，显然是由电力操纵的。

她把车子一直开进去，停在大理石的阶前，只见尚有十几辆形式不同的轿车停在那里。

这地方，便是吃喝嫖赌皆全，五花八门玩意应有尽有的“神秘俱乐部”！

安玛丽把姚大卫带进去，只见里面的布置豪华，美仑美奂，气派比刚才看艳舞表演的地方，似乎高尚多了。来这里的人，看上去都是些绅士和淑女，一个个衣冠楚楚，散坐在大厅的各处，大概都在等着表演开始吧？

他们一走进大厅，便见一个西装革履，身体很结实的年青小伙子走了过来，先向姚大卫打量了一眼，才笑问：“安小姐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这位是……”

安玛丽妩媚地一笑说：“让我来替你们介绍，这位是杨经理，这位是姚先生，他想来看看这里的表演……”

小伙子忙把手一伸说：“欢迎欢迎，敝人叫杨英，请多指

教！”

姚大卫跟他握握手，寒暄了两句。

安玛丽遂说：“姚先生，我有点事要跟这里的吴老板谈话，要失陪一会见，请杨经理替我招待一下吧！”

“安小姐请便！”姚大卫把手很潇洒地一摆。

“小杨，”安玛丽暗施了个眼色说：“我把姚先生就交给你喽！”

杨英会意地点了下头，等她走向里面去后，便故意神秘地轻声说：“姚先生，我们这里表演的艳舞，敢说比任何地方的表演都大胆热情，保证非常够刺激，在其他的地方，你就是花再大的代价，也绝对看不到的！”

姚大卫笑笑说：“我就是专诚慕名而来的呵！”

“以后欢迎姚先生常来捧场……”杨英看了下手表说：“表演大概还有半个小时才开始，姚先生有意思到里面去参观一下吗？”

姚大卫故意问：“里面是否另有文章？”

杨英笑而不答，领着姚大卫，走向了安玛丽刚走进去的那道门。

这里面是个书房，但壁上的书架却是活动的，杨英按下机关，便见书架缓缓移动，现出一道暗门。进去经过一条走道，再进入另一道门，便是个规模庞大的秘密赌场了！

赌场里相当热闹，到处人头钻动，声浪嘈杂，赌客们正

在兴高采烈地赌着。

姚大卫一眼瞥见，安玛丽正站在墙角的一隅，跟一个瘦高个的中年人，在轻声交谈着，他们旁边尚有两名彪形大汉，似在待命。

“姚先生，”杨英忽问：“想不想玩玩？”

姚大卫摇摇头说：“我对赌是门外汉，还是看看吧！”

杨英也不勉强他，遂说：“那么姚先生自己看吧，我得去看看表演的准备好了没有……”

“杨经理请便！”姚大卫巴不得这小子赶快离开，以免他如影随形地跟在身边，反而有些碍事。

等杨英迳自走开了，姚大卫便故意走近安玛丽那边，在他们附近的一张赌桌上观起战来。

跟她在谈话的瘦高中年，就是“神秘俱乐部”的老板吴宗棠，他的眼光非常厉害，一眼就发现姚大卫是陌生人，不由地把嘴一呶，轻声问：“玛丽，那小子是你带来的吗？”

安玛丽回头一看，始头了下头说：“他是老胡那边介绍来的，口袋里大概很足……”

吴宗棠“嗯！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希望你别看走了眼！”

安玛丽似乎很有把握地说：“没问题，你从来向我开出的口，我几时打过回票？可是，不是我浇你的冷水，对这种油头粉面的毛头小伙子，我实在没多大胃口，恐怕榨不出什么油水来哩！”

安玛丽自负地笑笑说：“那你就等着看我的吧！”

说完，她便悄然走到了姚大卫的身旁，不声不响地观起战来。

姚大卫正看得津津有味，围聚着十几个男男女女的赌客，在起劲地赌着“大小”，情况非常热闹。

忽然间，身旁响起了那带有磁性，而充满魅力声音：“你怎么不玩玩？”

姚大卫侧过脸来，始发现安玛丽已站在身旁，于是冲她笑笑说：“你不是带我来观看表演的吗，怎么却让我在这里看赌钱？”

玛丽轻声说：“老实告诉你吧，这个‘神秘俱乐部’里，各种花样都有，表演和赌，不过是其中的一部份罢了，只要你有兴趣，不妨每样都见识一下，也好开开眼界呀！”

姚大卫强自一笑说：“不过我是专诚来看表演……”

安玛丽翻了他一眼说：“现在表演的时间还没到，你急个什么劲，回头保证让你看个饱，看个够，看得过瘾就是了！”

说着，她已打开手提包，取出一叠崭新的钞票来。

姚大卫大禁诧然问：“怎么，安小姐准备赌？……”

安玛丽把嘴一撇说：“像专诚来看表演的，而我虽不是专诚来赌，但也不妨赌一赌，碰碰运气，你不赌就在一边看着我赌好啦！”